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01

人生太短

站起来伸伸腰，伸伸腿，才感觉自己老了，在办公桌前对着小镜子照了照，也有白头发了。干了一会儿活，身子骨就受不了，精神头就不足了，眼也花了，腰也硬了。

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，她觉得自己老了，那也是未老先衰，她上头还有老人，比她老得多。婆婆在，她怎敢言老？可生活确实把她推到了悬崖边上，现实告诉她，她得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打算了。张春梅有些不服气，还想多干点，事业上她还有进取心。几个老闺蜜都劝她，算了算了，还追求什么，女人嘛，混到退休得了。

可退休之后做什么呢？张春梅不知道。也许退休之后她就有时间照顾家里，也许退休之后她能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她不愿意多想，也不敢多想。人家都跟她说了，上有老下有小的也是一种幸福，家有老是个宝，你伺候着宝，以后没准这个宝也能给你个传家宝；下有小是个潜力股，以后等你老了，孩子们也能给你点儿依靠。

有一部日本电影叫《栖霞节考》，讲日本的一个山村，老人活到70岁就要被丢到山里，春梅刚看了开头就开始反感。她自己是做健康杂志的，她总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快乐地度过晚年。

小王到底年轻，看电脑上还有10来分钟才到下班时间，拿着手中的小字条，忍不住抱怨：“哎呀，这一个月工资才3000块，让人怎么活啊，我还要伙

食费啊。”

“你不交房租已经很不错了，勒紧裤腰带还是能过的，少吃点零嘴不就省下来了？”张春梅在杂志社混了十几年，工资高高低低，她没太在意过，但她始终注意养老保险这一项，每个月自己交249块，到老了能拿多少，她没概念，也从未去仔细算过，但她想不会多，想到这儿她叹了口气说：“还是要省钱啊，不然老了可怎么办，就靠那么点儿养老金，哪里够用！”

小胡插话道：“小王，我可是有房贷的人，你不要刺激我好不好？春梅姐你还愁什么，以后再不够用，你老公还能不管你吗，再说你家那位是大学教授，早涝保收的，有他一口就有你一口，我要是你我都笑了。”

张春梅苦笑：“笑什么笑，我哭都来不及。”

小王说：“张姐你要是哭了，我们就都别活了。”

“你们的日子都长着呢！我呢，我就是想熬到退休，看能不能轻松点儿，这一天天真累人。”张春梅揉揉太阳穴，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退休还不好，我现在就巴不得退休，一个月给我2000元，我明天就不来了。”

小胡说：“小小年纪，就这么没斗志了，我这正养孩子呢，也没像你这样啊。”

“斗志？能有什么斗志，生活的三座大山，早都把我们这一代人压垮了，能坚持下来，就已经是胜利了，还

斗志呢。你不一样啊，孩子就是你无穷的动力，你现在就是一个女战士，全能。”

张春梅听不下去了，卡着下班的点就匆匆忙忙往家跑。最近一年，她总是到点就回家。她现在是社里的中层领导，正是干事业的时候，虽然她也想干好，可她实在是有心无力。在二三十岁的时候，她总爱在杂志社加班，一干干到天黑，那时候《新健康》效益好，她人也年轻，有热情，敢打敢拼，现在一改制，单位自负盈亏了，市场环境又每况愈下，自己人到中年，体力不足不说，而且上有老下有小——老的需要照顾，小的也不让人省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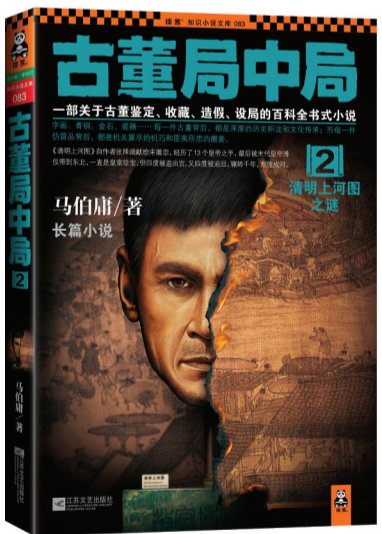
她感到有些疲惫。

有时候，她站在红绿灯前，都会累得发一阵呆，还是身边的人碰她一下，她才回过神来，继续往前走。

张春梅的老公是大学教授，科研带头人，正春风得意，在他的兄弟姐妹里算是最有出息的，所以张春梅的婆婆格外看重这个小儿子。

儿子有出息，张春梅这个儿媳妇也只能跟着“有出息”。她必须对女儿负责，对老公负责，对婆婆负责，因为要负责，所以她必须同时是妻子、母亲、媳妇、厨师、保姆，而且，她还得天天在单位坐班8个小时，然后时时刻刻提防着家里哪里起火——她是倪家的“救火员”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02

名画被盗窃

于是御用之河，因此尊称为上河。”

我又问：“它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残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关系非常大。”戴海燕说，“你看这幅画的左边。”

这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结尾部分，画的是一个十字路口，在行人车马簇拥中，四角的店铺里热闹非凡。再往左一点，景物戛然而止，变成空白了，全是历代收藏者的题跋和印章。

“你不觉得，张择端这样画很突兀吗？我不光知道残本上画的是什么，而且还知道这残本到底有多长。”戴海燕略带得意地说，“李东阳的题跋里有一句关键的话，叫作‘图高不满尺，长二丈有奇’。”我皱着眉头努力回忆了一下，好像确实有这么一段，但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。

戴海燕掏出一个计算器算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李东阳收藏这幅画的时候，它的长度应该是7.36米。”

一听这个数字，我猛然站了起来，面色大变。现在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长度只有5.28米，与李东阳所说的版本差了2.08米，也就是说，这幅名作被人盗窃了将近1/3。

“那你能考证出戴熙字帖在哪里吗？”我满怀期望地问。

戴海燕摇摇头说：“这个我帮不了

你。戴熙的字帖早就失落了，可能流落民间，也可能毁于战火。戴以恒的笔记没提供任何线索，我们家族也有人试图找过，都没找到。”

戴海燕站起身来说：“我要说的都说完了。你可以走了，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诚心诚意地说。我跟她素昧平生，能够得到这么多线索，已经是意料之外的收获了。

戴海燕挥了挥手，我走出了她的房间。我回到住的房间，忽然想起来我的手机还在药不然的身上，就给他打电话，电话响了十来声，药不然才接听。

我把戴海燕的发现简明扼要地给药不然讲了一遍。药不然听完，问了一个问题：“戴熙的大齐通宝，是和他的字帖一起失踪的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黄克武既然有大齐通宝，说不定他也知道那个字帖的下落。”

我立刻给北京的方震打电话，问他有没有黄克武在香港的联络方式，方震给我讲了一个电话号。

方震又告诉我，现在关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争议越来越大，碳-14检测结果也无法平息，上头已经决定，搞一次京港文物展，以便把《清明上河图》送到香港进行对比鉴定。

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。

次日一早，我一开房门，忽然看到地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，就把它捡起来，发现居然是个BP机，上头还留着一句话：“哥们儿，就用这个，随时联络。”

药不然这小子，不知道又想干什么，居然扔了这么个东西在这儿。BP机是单向的，我只能被动接受信息，对在逃的药不然来说，用这种方式联络相对安全一点儿。我把BP机别在裤腰带上，到虹口邮电局办了个国际长途业务，然后在无人的电话间，拨通了黄克武在香港的电话。

我问黄克武是从哪里得到大齐通宝的。原来，这枚大齐通宝，是黄克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买到的。当时他来上海出差，在闸北区的一家文物商店谈事情的时候，正好目睹了一起文物交易的经过。

来文物商店卖东西的是个老头子，一看就是经营古董的老掌柜。他带着两个大木箱子，一个后生拿扁担挑着。老掌柜抖着手，一件一件往柜台上搁。

负责收购的是个小青年，对老掌柜小心翼翼拿出来东西不当回事，随手翻看着。老掌柜拿完一箱东西后，小青年拿着笔一点，说一件5块，一共100块钱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